

一、我的太魯閣

我對山水世界的概念和情懷，大抵都是由太魯閣一帶那片豐富的天地塑造出來的。除去遠行天涯大約五年的時光之外，每年我都會至少一次到峽谷內住上一段日子。太魯閣那種有骨有神地柔和了磅礴與靈秀的氣質、高廣與幽奇的境界，一直深深地令我著迷。

早先的時候住在山上，年輕而狂野，幾乎天天都要進入山林水澤裡搜巡，好像那是我假期裡自派的任務。

我和年齡相若的同伴們溯著立霧溪的一些支流而上，在纍纍的巨石間攀爬跳躍，穿過寒冷譁叫的水瀑。我們哆嗦著身體，也大聲譁叫著。然後有時我們就停下來，躺在水中平板的大石上胡亂唱歌，看山間的樹葉在水霧飛濺中迴轉著緩緩飄落。

有時我們繼續走，為了繞過峭壁夾峙的深潭，便找來梗在石頭間的浮木，將他靠在長滿青苔的陡崖，然後再危危顫顫地抱著木頭爬到可以落腳的更高處。或者腳踩著斜生在石壁上的樹幹，手也緊抓著枝葉，戒懼地一步一步走過。偶爾實在害怕，便轉身直立地跳入那綠得泛黑的寒潭裡，經過數秒鐘才浮上水面。那時，衣服濕透了，全身更是冰透了。即使在中午時分，陽光也難得射進那鬱綠的狹谷。於是，我們乾脆裸身烤火。

當然我們也會專門去爬山，循著獵人的小徑，穿過蒼鬱青蔥的雨林深處，腐葉混合著濕氣和密林的味道老是跟著我們走。偶爾還看到青竹絲就掛在頭頂上方的細枝之間。

步道經常是沿著斷崖上升的，手腳並用地走在上面，腳下鬆動的石片唰唰滑落，無聲地跌入我們不敢探望的谷底。若是忽然飛起一隻鳥，並發出尖拔的嘯叫，我們更渾身都是冷汗。所以我們常常半路就退下來，帶著一些挫折、沮喪。

然而，我們仍見到了幾個原住民近乎廢棄的部落和獵寮。我們躺在四下無人的嶺上，看雲走過潔淨的藍天，覺得自己很偉大。有時，我們會為採集到漂亮的楓葉或百合而歡呼。摸黑下山時，耳邊全是漆黯的樹林與山巖的呼嘯，以及驚起的鳥獸撲撲飛竄的聲音與蟲鳴。嗅著山林的氣味一陣濃過一陣，彷彿是它們正要入睡的鼻息。

二、當西風走過

西風，那漢子翻弄著少女的裙，舞弄著少女的髮；從逐漸零落的黃昏走過，總是有一種神秘的聲音，在耳際喘息，以琴韻流傳一個故事。

假如，我是風，我將成為那些綠色紋身的先知。

每個午後，總有一些精美的激動，充滿了古典的聯想。縱使鄉愁，縱使不安的情緒也會靜息。在眾多的失眠之後，做一次小寐。這時，我將記取那美麗的時光。

啊！很多亂葉飄蕩，許多過客把足音放入空蕩的秋空。我不歌不語，真不知如何閱讀神傷的落日。

夜了以後的月色，那絕美的構成，蘊藏如許豐富的意念。伊的眉是一朵飄泊的雲；而伊的眸，可以讀出一則寓言。

天是淡藍的，風是蟬翼。月踏出一頁盛唐的月，我迴步於斯，呢喃低語於斯。思想，想著伊髮際的風景，隔著一盤古的遠景。往往，在伊的髮裡藏著一些不食人煙的星子，一些我零碎的遐思。

月亮，亮成那年的月，雖然已是晚秋，那些沒有方向的腳印，於遍滿月色的晴空之下相思。

好一個圓圓的月，已經秋得很久很久了，秋已經漸漸枯萎。

在南方，在山丘的果樹園裡，落葉太多了，淒迷而且哀傷。思念在月色中焚燃，去纏繞一片虛無。

淒迷的南方啊，我已被形塑成一株漸漸飄零的苦苓樹，讓我以詩人孤絕的眼，注視一潭藍色的湖，看他變得更藍、更藍。

在苦思的年代，整個淡淡月色的夜，樹羽是孔雀的化身，展現著蝶之舞，舞於風的懷裡。

凝視著輕輕飄落的樹羽，難道是因為大地太過枯寂。於是，在落葉繽紛的山道上，浮雕一個又一個思念，留給蒼茫的天地。

當西風走過，依舊那般瀟灑。

風，是雲遊的牧神。

三、值得思味的秋天

在一年四季之中，我最喜歡秋季，當陣陣秋風迎面吹過，我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舒暢感覺，因為溽暑已過，烈陽不再曝曬，舉目是晴空萬里的無限蒼穹，萬物也都顯得自然而豪爽。

在秋天，枝頭的葉子不由自主的被風吹落，大地的青草也被秋風吹得面目全非，那一片片乳白色的霧，自原野漫漫而過。於是，橋隱入了霧，村莊隱入了霧，人們也樂得在秋天的霧陣中漫步，多麼神祕而富於詩意呢！

當我默唸著「空山新雨後，天氣晚來秋，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」的詩句時，尤其對清涼的秋天，感到萬分的懷念和嚮往。秋天，萬物都呈現著一種靜態的美，成熟的美，詩人墨客和異鄉遊子，在秋天來臨時之感觸最多，那怕是一顆寒星或一鈎明月，一片落英和一聲蟲鳴，都會帶給人們一種悲涼思鄉的感覺。

我最能體悟秋天的那份靜寂空曠的意趣，尤其是在秋天的夜晚，清朗的月色，淡碧的林影，天空顯得格外的高遠，大地也顯得格外的遼闊，一個人漫步在月色中、踟躕在原野上，遠視秋山沉默無語，近聞秋水潺潺，到處枝影參差，暗香浮動，蟲聲四起，清風徐徐，那種說不出的秋夜意趣，那種羽化登仙的物外之感，實在是人生一種莫大的造化和享受。

如果在秋天遇到陣陣涼透心脾的秋雨，靜聽簷下的雨滴穿打石階的清音，梧桐葉上被雨珠擊敲著，如怨如訴，如泣如歌，實引人無限思味。或約二三知己，於秋窗下品茗奕棋，舉杯敘舊，那種秋夜秋雨中的人情調，亦唯有超然物外者始可領悟到。

古人對秋的悟性似乎比現代人更真實、更敏感。據云：秋天有一種肅殺之氣，宇宙萬物都有知秋悲秋的本性，當然生為萬物之靈的人類，在四季遞變中，尤其對秋天都存有一份悲愴淒涼的感懷心境，如陸放翁在詩中便有著：「早歲那知世事艱，中原北望氣如山，樓船暮雪瓜洲渡，鐵馬秋風大散關，塞上長城空自許，鏡中衰鬢已先斑，出師一表真名世，千載誰堪伯仲間。」放翁的豪邁詩情早為人知，然亦有「鐵馬秋風」之嘆，由此可知秋對人的性情轉變影響之深了。

我對秋天的來臨，始終都是感到寫實而舒暢的。秋雲高遠，象徵著心胸的曠達；秋水明淨，象徵著情感的純真；而秋菊的清麗耐寒，更說明它是花種中的至誠君子。秋天帶給我無限底喜悅與希望，因為它是一年中的豐收季節，人類一生中的黃金成熟時刻。秋天是美的展示和完成，也是最值得珍惜和回味的日子。

四、父親的手

經過那家小小的刻印店的時候，我見到那位老先生取貨，他緩緩地打開那包著印石的白紙，要看看裡面刻印得如何。袖口的那只消瘦鬆弛滿是皺紋的手背，簡直就跟父親的手一模一樣。

我不僅看到了父親，甚至嗅到了父親的氣息。我要以很大的定力，才能抑制自己，不要撲向那一雙手。

這也是一雙顫抖的手，指甲留得較長，捏住印石端詳的時候，一只手托在一只手下面，似乎不勝負荷。像剛學毛筆字的小學生一樣，以掌心握住長長的印石，而不是用指尖肯定的捉住。父親在最後的那段日子裡，也是這麼樣的握住放大鏡，一邊不覺的抖動，一邊讀書。

對於父親，我見得最多的是他的一只手，從庭訓很嚴的環境中長大的人，應該不難體會個中道理。父親的面孔，做兒子的哪敢正眼相看，父子二人相對，在未成年以前，幾乎無例外的，都是兒子垂手接受教訓，目光所及的，也就是父親的一雙手了。有時手裡捏著一封學校寄來的成績單或是曠課、記過通知單，有時緊捏著鞭子、木棍。那是令人戰慄而不知所從的手，強壯，肌肉飽滿，筋骨昂然。從父親的手，我清楚地看到他那鐵青的臉。

父親是地質學家，在他還沒有衰老的時候，每天都用一部老打字機做研究論文，一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以上是常事。老打字機聲音很大，劈劈啪啪字鍵飛快打的聲音，在我童年的睡夢中，就化成了父親飛舞的手。手指頭用得太厲害，偶爾會抽筋，父親便把手浸到預備在身旁的水盆裡，一面哼著自編的小曲。到恢復正常了，十只手指又在字鍵上飛舞起來。

我羨慕父親的捷才與博學。他不用草稿，直接的打出一張張的英文科學論文。我曾經懷疑，也許父親是直接用手思考與表現的，恐怕他的手掌裡蘊含的智能，已經超出平常人的頭顱了。

有一陣子，父親迷上了蒔花和伐木，那時父親也已經過了六十，身體卻比三十歲的人還要健壯。父親在夏日的清晨，緊緊的握住長柄的斧頭，一斧一斧地斬進兩人合抱的棕櫚樹幹中，我不能自己的驚羨父親的雄邁。父親喜歡玫瑰，其實他未必獨鍾情玫瑰，但是既然栽植了玫瑰，照他那科學家系統化的思考和邏輯，自然什麼種類的玫瑰都要搜羅來栽了，因此父親的手經常和著泥土與玫瑰刺割傷的血跡，然而父親並不介意，從來沒有在手上貼過藥膏膠布。我覺得父親有一雙無所不能的手，摩挲過數以萬計類品繁多的化石，玫瑰刺是無法引起他的知覺的。

五、十五歲的大夢

春初在海線旅行，從追分車站上車時，遇見一位少年隻身搭乘，頸部懸掛著一只相機。初始，我顧著和朋友聊天，並未注意。直到火車過了大肚，我瞥見他的相機貼有台鐵標誌，因而好奇地探問：「你是鐵道迷嗎？」

他腼腆地點頭。我看他年紀甚小，恐怕還未讀高中，不禁好奇地繼續追問。結果發現，少年才國中三年級，五月就要會考。今天是周末，特別利用一早，抽空到彰化，拍攝蒸汽火車，現在要回清水家裡讀書。我很訝異他如何知道蒸汽火車出現，他說透過網路獲得訊息，因而無論如何，都要利用這時前往。

在清水站分手後，原本以為，只是一樁擦肩而過的小插曲。不意，半小時後，他從臉書傳來一則簡訊，問我是否叫劉克襄？我隨即給予正面答案。他又馬上回覆，在課本讀過我的文章，很後悔沒跟我拍照。我不禁笑開懷，隨即上網觀看他的攝影作品。果然，捕捉的主要是火車相關畫面，而且集中在家鄉海線的為多，但攝影角度和畫面已臻上乘。論及當紅鐵道專家，則推崇年輕的古庭維。

鐵道研究大概僅次於飛行機器，向來是許多少年最常懷抱的夢想，卻最能在壓抑的年紀實踐，進而藉此抒發鬱悶。讀理工科學生，想要跟人文歷史對話，透過鐵道延伸的生活知識，顯然也最易親近。過往看到高中生搭火車旅行，我都特別鼓勵。但出乎意料的，這孩子只是國中少年。

國三了，仍願意割捨時間，為自己熱愛的鐵道事物，旅行到他方。只為目睹一眼蒸汽火車，拍照留念。儘管不是什麼壯遊，仍是非比尋常的決定。當然，若沒父母親的鼓舞，大概也不易實踐。

之後，我曾探問最想考上哪裡？他期望能考上大甲高工，日後搭乘鐵道上學，繼續鐵道探索，將來可以當火車司機。我看到他心意堅決，而且這麼小就立定志向，真是欽羨。或許，他的學校成績並不傑出，但有此熱情和堅決的特質，恐怕不是每個少年都能抱持的。

一個沒有升學壓力的國三生，繼續追尋自己的理想，這是何其幸運的青春。更早時，他曾前往宜蘭，還南下嘉義拍火車。透過火車的認識，遠比其它同齡的孩子更早和土地、鄉鎮對話，展現了無比的豁達和樂觀。我篤信，那是他未來生命成長最豐厚的資產。如果我們的孩子都能培養這樣的熱情，追尋自己喜愛的事物，不受社會功利價值判斷，父母親又能常在旁鼓勵，現有的教育問題勢必會減少很多。